

消闲系列丛书

青春的悸动，无声无息地在静夜里，
在一个姑娘二十二岁的生日里萌起……
爱情呵，为什么在痛苦来临的前一刻会
那么美、那么迷人。 死界

群众出版社

草莽 著



90145633

死界

草莽著



I247.7
(385.1)

SBT69/06

(京)新登字 093 号

版式设计:王铁珊

死 界

草 莽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开发区华信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72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14-1254-5/I·444 定价:8.80 元

印数:10100—20100 册



草芥

内容简介

警官杨正人接手的第一个大案，就是潜入上海滩大毒枭的老巢——福佑中西大药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他所追踪的大毒枭，正是他的女朋友的亲舅舅。他爱他的女朋友，又不能放弃重任。进退维谷之时，他的女朋友却被假象所驱使，复仇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一场爱情、亲情的浴血搏杀残酷地展开了。扯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将这对年轻的恋人推至陷阱。也许，不尽人意的世界与血刃相戮的情爱，正是生命游离的死界。

第一章

隆冬。

淡黄色的太阳懒懒地照着临近黄浦江畔的上海市警察局。座南面北的大门里，吉普车和军用摩托车串流不息，车厢封闭的囚车不时送来各种各样的犯人。

杨正人兴奋不已地从警察局里走出来。迎面扑来的风很冷，他下意识地拢拢门襟敞开的西装大衣，警惕地瞥了一眼四周后，把下颔埋在竖起的大衣领子里，迈着大步迅速地离开了警察局门口。

黄浦江堤旁游人稀疏，几条舢板船悠悠地在江心飘荡，一只木船尾，有个小男孩在朝着江中撒尿，小小的水柱呈抛物线状洒落，随黄浊浊的江水滚淌向远方。

杨正人放慢脚步，边欣赏江边的景色边回味着刚才和刑

警处副处长赵新民的谈话。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赵新民最后的吩咐极大地鼓舞着杨正人。上司的决心扫却了杨正人隐隐约约的不安。和他一样，当警察的毕竟不是各个都利欲熏心，烂透心肝。至少，杨正人已认定，赵新民不是营私舞弊之辈。随着经手的案子渐露端倪，这个认定对杨正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特殊使命的即将完成，犹如一支兴奋剂，激动着杨正人。他庆幸自己有个好上司，也庆幸自己能顺利地打入福佑中西大药房——上海滩一个规模巨大的制毒、贩毒黑帮机构。

九个月前，吴国桢接替钱大钧担任上海市长后，迫于全市烟毒盛行、吸毒者达数十万的严峻局面，要求市警察局加强力量，严格执行禁止吸毒法令。一向对贩毒、吸毒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的市警察局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把禁烟缉毒当作一桩大事办。特别是在和上海各帮会联系不多的俞叔平担任市警察局长后，一些高级警官更不敢明目张胆地庇护贩毒活动。少数人甚至想通过缉毒行动来博得俞叔平和吴国桢的欢心，从而加官晋爵，刑事处副处长赵新民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要在上海的缉毒中获得成绩无疑是火中取栗，弄不好丢掉官位不算，连性命都可能搭上。赵新民深知此中的厉害，所以选择了一个和黄金荣、杜月笙等大亨没有深交的贩毒头子开刀。为防走漏消息，赵新民又特地选派了刚从浙江警官学校毕业来沪的杨正人作为耳目打入毒窟——福佑中西大药房。

杨正人诚如赵新民所料，血气方刚使他不惧怕可能导致的杀身之祸，初来乍到又使毒贩们难以查清他的身份。接受秘密使命不久，杨正人就在贩毒组织里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掌握

了该组织的机密。

最近，上海市肃清烟毒委员会和上海禁烟协会相继成立，市长吴国桢亲任肃清烟毒委员会主任。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市警察局长俞叔平等军政要员都担任了委员，大有雷厉风行禁毒之势。赵新民认为收网时机已到，因此命令杨正人执行收网计划。

杨正人出身贫苦，幼年时父亲因吸毒而身亡。所以，他从小就对毒贩深恶痛绝，促使他报考浙江警官学校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想当一名专门对付毒贩的警察。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新民委派他的使命正合他的心愿。考入警官学校的第一天起，他就梦寐以求能亲手铲除那些罪不可赦的贩毒头子。现在，眼看这一天就要到了，他的胸中难免有几分抑制不住的激动。

喜悦，总是在和亲近者分享时，才显得分外令人陶醉。虽然，杨正人为之兴奋的事情，是绝对不能让除赵新民外的任何人知道的，但他此时此刻还是急欲有个熟人出现，哪怕是和他聊聊无关紧要的闲话也好。

“41165”

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跳进杨正人的思绪，紧接着的是一张甜甜的笑靥，暖流随之在杨正人的胸中荡漾，他的目光急切地寻找着能打电话的场所。

一个姑娘的电话号码，往往就是通向她心灵门户的钥匙。当她亲自把那几个撩拨人心的数字告诉你的时候，而你恰恰又是一个有魅力的男子的时候，那你就该知道自己已经站在她敞开的心灵门户面前。你该做的是：如何利用好这把数字做成的钥匙，如何不让敞开的心重新对你关闭？当然，如果你爱她的话。

其实，在那个叫朱丽蓉的姑娘把电话号码抄给杨正人之前，杨正人早就先把自己的心扉朝姑娘敞开了。要不是身负的使命，他恨不能天天都和魂牵梦绕的心上人见面，他对朱丽蓉的眷恋因这个遗憾而天天加深。

兴奋之情，使杨正人忘却了在破案前少和朱丽蓉见面的自我告诫。几分钟后，他便拨通了朱丽蓉的电话。

“哦，真抱歉，朱小姐出去了。”

话筒那头，一个男子干巴巴地答复着杨正人的询问。

杨正人一阵失望，在怏怏地准备挂断电话时，他鬼使神差地问道：

“请问，宝号是……”

“大东亚银行。你不知道？老兄，当心被朱小姐当‘阿木林’耍哦！”

对方的话变得放肆和幸灾乐祸。

杨正人声音发颤地追问：

“宝号真是大东亚银行？总经理叫朱曼青？”

“这还会有假。告诉你，朱小姐还是我们朱总经理的嫡亲外甥女。”

电话在戏谑中被挂断了。杨正人那只僵硬的手却迟迟难以放得下话筒。从电话里得来的情况，把他满怀的喜悦一扫而空。

杨正人在结识朱丽蓉不久就知道她在银行干活，但由于自己不便暴露职业，他也没有去问朱丽蓉在哪家银行谋事。为什么朱丽蓉是大东亚银行的职员，并且还是总经理朱曼青的外甥女？无意中得到的消息，震惊着他的心。

相知太迟。

命运总是要一次次地捉弄人。几个月前，杨正人要是知道朱丽蓉是朱曼青的外甥女的话，那他和这位娴雅小姐的恋情就根本不会发展起来。而偏偏在他迷恋上朱丽蓉的时候，却知道了朱丽蓉的真实身份——一个将阻碍他们结成连理的巨大障碍。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福佑中西大药房真正经营的是制造和贩卖毒品，而连药房内那些制毒、贩毒的伙计都没几人知道的是：福佑中西大药房真正的老板就是有名的银行家、上海市议员朱曼青。

杨正人所执行的秘密使命，就是要在人赃俱获的情况下逮捕朱曼青，彻底破获福佑中西大药房这个坑害了许多无知者的毒窟。

在接受使命的时候，杨正人哪里想得到自己要逮捕的竟会是心爱姑娘的亲舅舅。现在他更不知道：一旦自己的使命完成后，朱丽蓉还会不会愿意成为他的新娘。他只是可悲地知道：这一生中，他已不能没有朱丽蓉。

二

“正人，在给谁打电话呀？”

在杨正人惆怅地搁下电话筒的当口，身后意外地有个甜脆的声音在唤他。

杨正人蓦然回首，不禁又是一怔。

站在杨正人身后的正是他刚才想找此刻又怕见到的朱丽蓉，她穿一件墨绿色旗袍，外罩一件白色绒线背心，勾勒出腰身的婀娜、苗条，她那白皙的瓜子脸上嵌着一对充满灵气的丹

凤眼，樱桃般的嘴唇，小巧玲珑的鼻子，活脱脱地显示出这个妙龄姑娘的美貌。

“丽蓉，你怎么会在这里？”

杨正人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相隔咫尺的恋人，今天在他的眼里显得比往日更加秀色可餐，可刚才的那个电话令他対眼前的姑娘有了恐惧之感。

朱丽蓉调皮地微笑着。

“你能找我，我就不能跟踪你？”

“你跟踪我了？”

职业性的敏感，越发加大了杨正人的不安。

朱丽蓉咯咯笑道：

“刚才我经过四马路，正巧看到你从警察局里出来，因为你那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我才没有喊你，想跟在你后面看个究竟，哪知道你是要打电话找我。”

“你看到我从警察局里出来的？”

杨正人暗暗叫苦，倘若比狐狸还狡猾的朱曼青知道他和警察局有瓜葛，那他几个月的潜伏就会前功尽弃，连赵新民也不会放过他。

朱丽蓉点点头，漫不经心地问：

“哎，你到警察局里去干什么？”

“我……去找一个同乡。”

杨正人没法否认。他焦虑地思考着如何稳住朱丽蓉，如何把谎话编圆了。

朱丽蓉对杨正人的回答不感兴趣，她的目光温柔地落在男友的脸上，话音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

“正人，你打电话找我做什么？”

“今天有点空，想约你出来玩玩。”

杨正人苦涩地笑了笑。他瞟了一眼朱丽蓉，心里越是急越觉得一筹莫展。

“巧极了！我正想约你出来聚聚。”

朱丽蓉神采飞扬，喜滋滋地问：

“正人，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

杨正人的情绪恶劣到了极点，无可避免的、近乎残酷的事实折磨着他的心。

“笨蛋，不告诉你。”

朱丽蓉挽住了杨正人的胳膊，娇羞地偎在杨正人的身旁。俩人默默地朝前走了一段路后，她才羞涩地说：

“今天是我 22 岁生日，以前生日总是和爸爸、妈妈一道过的，这次，你和我一道过好吗？”

“当然好。”

杨正人机械地回答，温情脉脉的相处，对他来说已是一种痛苦。

朱丽蓉略有觉察地盯了一眼心不在焉的男友。

“你好像有点不高兴？”

“怎么会呢？”

杨正人强打起精神，他真不愿意相信身旁这位被他深深爱上的姑娘，会是大毒枭朱曼青的外甥女。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下，他低声问：

“丽蓉，大名鼎鼎的朱曼青真是你的舅舅？”

“这还会有假。”

朱丽蓉不假思索地答道，发现男友的脸色阴沉下来时，她

不安地补充说：

“这桩事情我早就想告诉你，但怕你以为我炫耀门庭，所以一直没有说。”

“没什么。”

杨正人惨然一笑。理智在内心深处提醒他，为了不酿成更大的悲剧，必须立即中止和朱丽蓉的来往。然而，他对朱丽蓉的依恋之情也因之变浓。初恋之情，毕竟是太难以割舍了。

“说吧，怎样来庆祝你的生日？”

杨正人不忍心看到朱丽蓉的情绪受他的感染，短暂沉默后，他搂搂恋人的肩，强作欢颜。

朱丽蓉的情绪立即又变得欣喜起来，她的下巴顶在杨正人的胳膊上，侧脸看着杨正人，娇嗔道：

“你说怎么来庆祝？”

“我请你去状元楼，吃我家乡的宁波菜。”

“我不要。上海人谁喜欢吃宁波菜，又咸又腥气。”

“那好，我请你去四马路上的杏花楼，吃你们家乡的广东粤菜。”

“我不要。在家天天吃广东菜，我早就腻了。”

“哎，去上海老饭店，吃他们的本帮名菜‘八宝鸭’好不好？”

“不要。”

“那你要什么？送件礼物给你？”

“不要。”

朱丽蓉的脸庞在杨正人的胳膊上轻轻地摩挲着，身体娇柔无力地带着杨正人。

柔情暂时地压下了杨正人的烦恼，朱丽蓉那份温情暖和

了他的心。

爱，人世间最神奇的力量。恋爱中的男女一旦被爱支配，那就会把信仰、仇恨、道德等东西一古脑地置之不顾，因为爱，连性格差异再大的男女都会结合在一块。然而，人世间的许多悲剧，又恰恰是这种不顾一切的爱所造成的。爱和恨，从来就是难以分舍的孪生姐妹。

朱丽蓉仰头撒娇似地说：

“我想到你家里去吃饭。”

“到我那里去？不行、不行。”

杨正人连连摇头。他在上海没有一个亲属，打入福佑中西大药房后，为和店伙计的身份相称，他借住在一间小阁楼里，狭小的房间里仅有一床、一桌、一椅，他一个人住着都嫌挤，要请朱丽蓉去作客吃饭，简直可以说是天方夜谈。

朱丽蓉固执地央求道：

“正人，我知道你那里地方小，但只有我们两个人多好。我们不做饭，去冠生园买个蛋糕，再买点陆稿荐的熟食，两个人慢悠悠地边吃边谈，好不好？”

“我那里真的不行。”

杨正人苦恼地摇摇头，他实在不想让冰清玉洁的朱丽蓉走进他那间既狭小又肮脏的小阁楼。

“今天是我的生日，答应我吧。”

朱丽蓉摇着杨正人的胳膊，柔声恳求：“我有重要的事告诉你。就依我这一次，告诉你，我舅舅虽说是知名人士，但他什么都依我。”

杨正人心里一阵冰凉，他再次想起那个横亘在他和朱丽蓉之间的大毒枭朱曼青。朱丽蓉的这个亲舅舅，使他下定了离

开朱丽蓉的决心。

“好，那就听你的。”

杨正人终于点了头。他的心在叹息：为了往日的爱，让我最后一次好好待她吧。

三

幽雅的“喜乐意”西菜馆坐落在陕西南路长乐路口。

意大利人路易·路迈在1945年开办这家法式西菜馆时，绝没有想到日后会易名为“红房子”西菜馆并成为上海滩首屈一指的西菜馆。不过，由于菜肴道地和居于闹中取静地段的缘故，在路易·路迈开办不久，“喜乐意”就博得了众多食客的青睐，每天来此品尝法式西菜的客人络绎不绝。

这天，当朱丽蓉筹划着去杨正人住处聚餐庆贺生日的时候，她的父亲柳文思和舅舅朱曼青却在“喜乐意”西菜馆对饮着威士忌。

五十来岁的朱曼青原来只是一个小钱庄的老板，惨淡经营了多年仍未发大财后，他见贩卖毒品一本万利，于是让心腹曹金生出面招募一批亡命之徒，以开药店为掩护干起贩卖毒品的勾当，没几年就发了大财，所开的小钱庄也变成了资本雄厚的大银行。抗战胜利后，他不仅当上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副理事长，还花费重金捐了个上海市参议会议员的头衔，一跃成为上海滩的名流。

和声名显赫的朱曼青相比，四十出头的柳文思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百姓。这位上海海关驻邮局的检查员生性淡泊，虽然成为朱曼青的妹夫已有许多年，但他和喜欢出人头地的朱曼

青一直交往很少，俩人像今天这样在外对酌的情形是绝无仅有的。

圆脸上架着副金丝边眼镜的朱曼青神情和蔼、模样斯文，今天他是东道主，因此不时地往柳文思的杯子斟酒。他自己却是菜吃得多酒喝得少。

“朱先生，现在上芥茉牛排好吗？”

一个领班见朱曼青和柳文思已将浓郁鲜香的洋葱汤喝得所剩无几，便俯身殷勤地询问朱曼青。事先朱曼青已吩咐过，芥茉牛排这道菜要按他希望的时间上。

“好，上吧。”

朱曼青赞赏地打发走领班，随后口吻亲切地对柳文思说：

“文思，今天请你吃一道别具风味的法式名菜。”

柳文思淡淡地报以一笑。他慢慢地呷着琥珀色的威士忌，眼里不时透出某种疑惑。

领班去后不一会儿，便领着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厨师来到了朱曼青他们的桌旁。厨师手中的一只盘子里放着已加工成茶杯口大小的牛肺利薄片，配有牛肉汁、白脱油、辣酱油调制而成的白浪沙司，以及芥茉油等佐料，领班则把一只特制的酒精炉和一只不锈钢煎盘放到桌上。

“这道名菜最有意思的是在餐厅里当着客人的面烹饪。”

在厨师点燃酒精炉，将煎盘放在上面烧热的时候，朱曼青不无卖弄地介绍道。

不锈钢煎盘烧热后，胖厨师动作娴熟地放入白脱油、芥茉油炒和，倒入辣酱油略煮片刻，再撒入白胡椒粉、精盐，外加二匙白浪沙司，煮成香味浓郁的特殊佐料，然后推入牛排，边两面翻煎边问：

“两位要嫩点还是要老点？”

“嫩点吧。”

朱曼青的话音刚落，胖厨师已将两块滑嫩的牛排放入了朱曼青和柳文思各自的盆子里，一股浓郁的奶芥香味顿时四溢，诱人食欲。

“文思，请。”

朱曼青拿起刀叉，笑盈盈地招呼食欲不佳的柳文思，后者对胖厨师的当场操作似乎没有什么好感。

柳文思拿起刀叉，想了想问：

“曼青大哥，今天你请我来这里，不会仅仅是让我品尝这道芥菜牛排吧？”

“哎，吃了再说。”

朱曼青把一小块牛排送进嘴中嚼嚼着。他是有事想和柳文思谈，不过他准备在柳文思的兴趣被芥菜牛排这道菜肴吊起来后再开口。

选择最佳时机谈交易，朱曼青深谙此道。

朱曼青本质上是个商人，而商人最擅长的就是谈交易。在朱曼青的生涯中，谈成功的交易不知有多少笔。可是，今天这笔外人看来很容易谈成功的交易，朱曼青却觉得一点把握也没有，原因是坐在他对面的妹夫天生就不是一个谈交易的人。

柳文思手中的刀叉还没碰到盆子里的牛排就放下了。

“曼青大哥，有事，还是先讲。否则，这块牛排我咽不下去。”

“瞧你这性子，比丽蓉还急。”

朱曼青无可奈何地放下刀叉，用餐巾抹抹嘴唇，瞥了一眼柳文思，正色道：